

跋



衍石齋記事續彙卷六

嘉興錢謙吉新楷

刻經苑緣起



子客授大梁日惟以溫經爲事辛丑河患行笥故書巖  
漬闕失其存者僅十五意甚惜之河平再告絃誦日興  
曉瞻方伯素園廉訪兩先生思欲刊布古書廣六藝之  
教子因以所藏經解相質兩先生開卷心賞任爲剞劂  
鵠仁學使子仙松君兩觀察皆欣然爲之助郡邑賢大  
夫聞之亦多分任而樂與有成也於是鳩工開局次第

記事續彙卷六

一

付梓今夫聖人之經猶日月也非徒爲窮高極遠不可  
企及而已蓋以晝夜代明而人事上下鉅細皆依之以  
有立而不可須臾離也先儒傳注猶測天之器也人立  
一法焉豈必躔度占候不差累黍哉然而觀象定時成  
天下之務非假是不爲功故六經不能一日去諸身而  
傳注諸家或因或創或大醕或否要各有其塗轍皆將  
因之以窺尋仁義道德之旨善學者博其聞見泯其異  
同慎其辨論優游饜飫壹志誠通以深造而自得至於  
正己而物正成己而物成然後道可達而政可舉也諸

家之書多單行本自宋以來有爲叢書者類采子史而  
經訓著錄亦鮮惟徐氏通志堂所刻爲時盛舉近儀徵  
阮氏實效爲之是編所錄凡徐氏所有者不更及校讐  
審定竭其禱味凜乎懼有遺焉諸公聽政之暇稽覽載  
籍時出善本多所裨益凡得若干種諸經略備先爲一  
集列目如左庶幾有同志者爲之補正益擴而充之而  
未有已也

春秋纂例識後

春秋託始隱公諸儒各以意窺測蕃然異辭獨陸氏譔啖趙二家纂例於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沈括以爲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余攷叔佐之作春秋統例其序曰幽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與陸氏紀年可以互證蓋明而沈氏猶以史記惠公卽位在東遷之後爲疑至王伯厚引吳仁傑鹽石新論乃知陸氏之說本何休公羊音訓音訓久佚

記事續彙卷六

三

唐人猶及見之邵公大儒且爲春秋專家之學其言必有所受而春秋以前紀年諸書類多差異如三統自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四年魯世家自伯禽至隱元年財得三百二十五年中間誤漏知不少矣不必據彼以疑此竊謂陸氏此條信而有徵實足以明一家之學而息羣訟之喙又如三傳經文差謬篇稱隱二年公會戎於潛公羊潛作岑宣十五年螽生之下公羊無饑字襄六年宋華弱來奔公羊弱作溺僖二十年郟子來朝穀梁作邾子昭十三年甲戌同盟于平邱穀梁作庚戌莊二

十六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左氏無公字僖十一年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左氏無父字以上諸條今本三傳皆同恐是後人臆改也又如僖七年甯母之盟公穀無鄭世子華注云左氏有鄭世子華誤加之也攷左氏謂子華以欲去三族得罪於鄭是冬鄭伯請盟於齊是先未同盟可知今三傳經文皆有鄭世子華顯然譌羨襄二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注云左氏災下又有宋字衍文也今本有宋字文十三年邾子籛僚卒字從竹與公穀同今左氏獨從草據此皆可正其誤其他盟會諸

記事續彙卷六

四

國多寡不同者地名人名聲近文異者尙多有之經典異文在今可攷者惟陸元朗釋文一書耳段氏玉裁據徐彥公羊疏所引盟於祫祥之異文釋文有未及者謂古本不同至多釋文不能盡載此纂例所引先於徐氏遠在開成刻石以前正可以補元朗之闕昔袁清容居士太息於春秋之學武夷胡氏作傳止於七家而唐世傳春秋家皆廢居士得寶章桂公所校陸氏纂例以爲他無善本又得微旨三卷爲皇祐閒汴本且書其後云當永爲子孫寶俾勿墜云予子寶惠得明人舊本於京

師不箸刊行年月或出於袁氏所見本不可知暇日參攷經傳譬校數過疑則注之不敢輕易本文子仙觀察見而善之爲付剞劂因略述此書之可寶貴者有如此書之卷末學者其毋忽諸道光丙午黃鍾之月

記事續彙卷六

五

吳園周易解識後

易上繫大衍之數以下經文五代以前皆如注疏本未  
之有易也安定胡氏始疑其有脫落倒錯自爲攷定其  
詳見於倪天隱所述口義程子易傳不注繫辭其經說  
曰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  
也其言卽本之胡氏而朱子因之移易前後遂爲今本  
夫天地之數卽五行生成之義亦卽大衍之數鄭虞以  
來其說從同宋儒雖推衍河洛而五十五之數亦非有  
異也善夫橫渠張子之言易也其注天一地二二十字

記事續彙卷六

六

謂此語當在天數五地數五處然聖人之於書亦有不  
欲併一說盡慮易知則不復研究故有易有難或在此  
說或在彼說然要終必見但俾學者潛心此不欲輕易  
經文也顧自明以來讀易惟主本義汴宋諸儒釋經舊  
文多爲竄亂如汲古閣刻東坡易傳其文一與本義同  
豈可信哉卽知常易解後篇殘闕胡廣諸人竟以本義  
補之曾未計朱子之書非知常所得見也猶幸繫辭經  
文次第得仍其舊斯可寶貴知常之名文獻通攷誤作  
輟焦竑經籍志誤作輟亦賴此本正之若其生當叔季

主闇臣諛上下相蒙方爲豐亨豫大之說獨能進泰卦  
之論凜復隍之戒慎苞桑之防倦倦入告冀其君之一  
悟時之一治也乃未幾而有北轅之難蘇洵所謂天下  
被其禍而徒獲知言之名者也亦可慨也夫

詩總聞識後

昔黃東發說詩朱呂二家外惟取雪山王氏知其書在宋時傳習者眾而明以來未見專刻今素園先生重梓聚珍板本以廣其傳余任校讐之役間有是正識於下方亦有知其有誤而無可覈定者如曹風鳴鳩其弁伊騏注云說文騏作琪攷今說文未嘗引此句惟緝字下引詩緝衣緝巾

俗本說文緝從異聲誤今從段氏說

乃鄭風出其東門之

文而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王璫鄭君璫讀綦引詩其弁伊綦陸氏釋文璫本亦作琪益緝是正字緝弁

記事續彙卷六

八

緝衣皆當作此體綦乃或體騏璫琪皆假借字也然則雪山此文或援周官之琪而傳本誤爲說文邪抑當時所見許書別有引鳴鳩句而今本佚之邪小雅四月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注疏本作爰其適歸朱子集傳元時刊本亦作爰注云家語作奚未知何時妄改本文直作奚字雪山登第稍後於朱子著書亦稍後故如魯頌閟宮商頌苞有三蘂皆引朱子之說此或同於朱子作奚然注中何以不言竊疑是本錄自永樂大典或當時專宗朱子之學胡廣等輒依集傳徑改經文如此邪皆不

可攷矣校書之難前人謂非劉向揚雄弗克任也未學  
庸受所可自勉者惟不輕改本文耳是書又更無他本  
可校故此類悉仍其舊既竣事略識其意以質大雅道  
光丙午黃鍾之月

周官新義識後

昔王荆文公以周官泉府一言禍宋迨南渡後既已罷從祀斥新經盡棄其所學然當時諸儒釋周禮者猶多稱述知其言固有不可廢者已顧傳本人閒幾絕近世藏書家亦鮮著錄往儀徵相國撫浙時許諸生就杭州文瀾閣寫書余錄得經說十數種此其一也是爲永樂大典本因參攷諸家傳義有引王氏說而此本不及者知胡廣等所見不獨地官夏官之有闕文也爰爲補錄凡得百三十餘條悉注於下稍爲增多矣字說久佚不傳獨見於此注中其於六書之義違戾已甚輒依許氏書正之庶幾學者不爲所誤爾考工記注二卷爲鄭宗顏輯前人之致確而舊本猶署安石名豈以中用字說尤多固爲王氏一家之學邪校讀一周因識其後

瑟譜識後

先伯父侍講公未第時效力 四庫館直黃籤處旋入翰林充纂修官此熊與可瑟譜六卷猶是館中纂錄底本前列提要與今書詳略不同則以全書告成續有增定此其初本也朱闌莊楷而傳寫亦間有譌奪暇令寶惠取所徵引舊籍略依元本讐對如旋宮六十律圖正變之差悉從西山蔡氏書是正之又如詩譜鹿鳴以下十二篇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互有異同通解今无善本恐與可所見本不同不敢臆改悉仍其舊詩新譜騶虞以下十七篇與可創爲之者案其所用律調有不相應者輒據本調七音當用者及本調起調畢曲之法審定之條理秩然可觀矣與可咸淳進士八元後史稱其不肯表襮苟進嘗爲兩郡教授協詩歌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著瑟賦二篇累數千言今見于蘇氏元文類中其經說雩禋篇云余之爲瑟譜妄意爲世用則擬歌載芟於春社歌良耜於秋社歌雲漢於雩旱又云祈雨多在六月以林鍾商譜首章以林鍾羽譜後七章然其譜須於詠歎之中寓歌哭之意恐招怪



跋號季子白盤銘

右號季子白盤銘前郿縣知縣徐君燮鈞郊行村民奉以飲馬而得之者文百十有一字吳子苾按察以拓本遺子竝示諸家跋語首言佳十有一年正月初吉丁亥或以四分術推之定爲宣王十二年所作丁亥月之三日也據詩小明二月初吉傳曰初吉朔日也毛公於諸儒最在前朔爲初吉蓋周人語董廣川跋史伯頌父鼎其銘詞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謂支于剛柔相配巳子者戊子也因推其甲子六年正月朔當辛未則八月一

日朔當戊子昔人釋金石文不背經訓如此近世多通疇人之學者若以此文月朔丁亥推其年庶幾得之中言博伐厭軌于洛之陽厭軌卽猱狁昭然易了洛水在雍州職方之涇洛也雒水在豫州職方之滎雒也其字分別自古不紊後人惑於黃初之詔經傳中亦多妄改段懋堂氏辨之至確此器出於郿而銘字爲洛其爲周京古物無疑洵可瑤貴後云王各周廟宣廚爰卿廚卽榭字春秋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傳曰宣宮之謝也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

榭曰宣宮之謝者蓋謂宣王之廟寢有屋楸前者未嘗以宮爲榭也何邵公曰宣宮周宣王之廟也此釋宮字如桓宮釐宮襄宮耳而釋謝卽用爾雅亦非有二義古者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杜元凱言飲至之禮飲於廟以數軍徒器械及所獲也蓋饗固於廟飲必於堂堦閒

堂堦用爾雅注

理固宜爾惟宣榭之義當時自

取美名卽不必如服子慎宣揚威武之說亦必不以先王之尊謚目其下室可知也又如成周之名據鄭君書序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然則

記事續彙卷六

十四

成周之谷在成王時矣宣廟之名獨不可在宣王時乎宣榭文古器中多有合以春秋所書知東遷後宗廟之制一如宗周卽其名亦未之有改也執下一字劉燕庭方伯以爲繫陳受卿太史以爲訊子從燕庭孔下一字太史謂是顯異文亦疑不類獻戒于王多讀爲獻戎許印林以爲馘省首太史以文左爲爪謂卽俘之異文以戈獲俘意子深韙之

跋太公呂望表

史記齊太公東海上人而此表以爲汲人水經注清水篇稱汲東門太公廟碑載縣民會稽太守任宣白令崔瑗謂太公生於汲舊居猶存其言符合瑗爲汲令在順帝之世東京近古其時士大夫多好采錄郡國先賢行事若趙邠卿三輔決錄是爲後世譜錄之祖而此則縣之鄉先生告於官守者其言必不妄此表太康十年立時代相接舊聞相承太公之爲汲人也信太史公書本之孟子孟子但言辟紂而居東海未嘗謂爲東海之人也予則正以辟紂之文而益信其爲汲人蓋汲近朝歌太公不欲爲紂用故辟而東走耳若孤竹在今盧龍縣境距紂都遠矣而伯夷國君之子也其讓國亦辟紂也故孟子曰非其君不事伯夷也然則二老行迹迹同事異雖年世闊絕猶有可攷見如此表辭般谿之山亭林謂般卽磻之異文則又非是傳記多言文王得太公於磻谿是磻谿游處在歸周之時非東海之流寓亦非汲之里居也水經注渭水篇於陳倉之磻谿謂磻谿出茲谷谿中有泉卽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水次平

石鈞處其投竿踞餌兩刺遺迹猶存蓋道元目驗言之翔實如此於汲縣則云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人亦謂之磻谿太公辟紂之亂屠隱市朝遯釣漁水何必渭濱然後磻谿苟慝心神曲渚則可斯則達人之大觀亦解紛之篤論矣表又引汲冢所得周志之文曰文王夢天帝服元襪以立於令狐之津襪字不見字書說文襄下引漢令解衣耕謂之襄亭林深以爲譏不知此許氏釋襄字从衣之義經典襄字皆假借義故引漢令之言以明之汲冢書許所未見此云衣元襪則襪爲衣名

記事續彙卷六

六

無疑黃伯思以昭卿字指引衛敬仲字說有襪字

隋經籍志

有晉中庶子郭顯卿雜字指一卷疑卽郭書避唐中宗諱顯爲昭如晉以昭陽宮爲顯陽宮耳謂是古文足補許氏之闕是說也予猶疑之說文云帛从巾

忍切籀文繇从艸

匹卦又云楸水行也从林梳篆文从水

楸徒行瀉水也从林桼篆文从水許書先篆後古籀此

則先古籀後篆蓋變例也然此从艸从林者艸爲葩之

總名

匹卦

林爲一水

之壘

皆有其字故許以爲部首若

二衣者不成字襄本从衣不當更加衣於左且許書博

訪通人賈侍中以下二十餘人皆采錄之衛宏與焉衛

一本襪  
女下有  
化字

有古文不應見遺恐昭卿傳述亦不必果出敬仲也竊  
謂周志之文當作元襄書者加衣漢季碑版多有俗體  
況晉邪此襪字王大理所錄誤从元今鬯醕於河北新  
得衣字分明攷趙明誠黃伯思所傳皆同故備論之周  
志又云王見太公而訛之曰而名爲望乎訛說文大呼  
也引春秋傳或訛於宋太廟今左傳本作叫惠氏謂當  
从說文於此表更得一證

跋响嘯碑

响嘯碑摹刻本徧於天下此本爲先學士公得之閩中者暇日錄諸家釋文左方以備省覽李御史跋多取楊升庵語因竝錄升庵集一篇著其所自升庵所謂長沙本蓋卽游宦紀聞所述何子一事其稱王象之輿地紀勝是書明人未之見卽升庵它箸述所徵引亦但有碑目耳嘉慶初宋本始出予傳錄得之其衡山郡古迹有响嘯碑注惟引昌黎詩無升庵跋中語昔人謂楊氏喜撰造古籍豈類是邪或宋以後地志引前人書多意爲點竄間有已見亦不復分析而楊氏遂仍其誤邪繫辭易結繩爲書契九家注曰契刻也周官小宰質人司會之書契乃是券要非三五之世所有故予以九家爲可信說文楔幟也幟楔也公羊鉉其板鉉一作幟契與楔同幟與鐵同金石簡書等一刻爾禹鑄鼎象物神怪瑰異猶有契况文字乎然歷歲緜禡前無所受知爲何等語也嗜古者相爲是非存而不論可矣近日盧氏中山河口見有磨崖大字似洛非洛體近秦篆亦有指以爲禹迹尤無足據云道光戊戌定廬居士記命寶惠書之

唐蜀王故西閣祭酒蕭公墓誌跋

桂山同年關中書至云新獲隋唐舊碑十有三以褚登善書蕭公誌爲冠先以寄予誌略云公諱勝梁中宗宣皇帝之孫太尉安平王周柱國巖之第十三子封宜陽侯青蓋云歸授散騎郎皇朝爲上輕車都尉蜀王西閣祭酒永徽二年八月十五日薨於萬年縣之崇義里卽以其年八月廿二日窆於萬年縣寧安鄉鳳栖之原案梁宣帝嘗諸子見於北史者明帝歸爲第三子長子嶷早卒巖第五岌第六岑第八唐宰相世系表失書嶷而

記事續彙卷六

九

巖次岌後蓋誤史稱巖封安平王歷尙書令太尉太傅蕭琮朝隋隋人因襲梁至都巖遂以城附陳陳授巖爲東陽州刺史陳亡巖亦被害誌所稱者巖在江陵時故官其爲周柱國亦當在蕭歸朝周之時而史略之也蜀王唐初有三高祖子霍王元軌太宗子鬱林王恪悼王愔也元軌以武德六年封恪以貞觀二年封後俱改封吳王事皆在前愔以貞觀十年自梁王改封于蜀至永徽中坐罪廢爲庶人以其時攷之此蕭公爲之祭酒者其悼王與崇義里者隋煬帝改坊爲里其後坊里通稱

宋敏求長安志唐京城南面朱雀門有南北大街曰朱雀門街萬年長安二縣以此街爲界萬年領街東長安領街西崇義坊在朱雀街東第二街坊內招福寺本隋正覺寺西陽雜俎云正覺寺國初毀之以其地立第賜諸王蕭公爲蜀王府官宜其居此也寧安鄉不見長安志志所列諸鄉皆在宋時故萬年有七鄉名皆不同矣銘云楚國琴響蓋用鐘儀南冠事下句秦時故侯用召平事及前咸陽布衣諸語皆爲故國王孫志慨此時蕭老公之後已易三姓故無所忌諱也碑末行題刺史褚

記事續彙卷六

三

遂良書褚公以永徽元年貶爲同州刺史三年召還此二年刊銘宜稱刺史其後再貶愛州年餘而卒距此五年耳此其晚年書也趙子固稱褚書容夷婉暢如得道之士此雖刻石猶可想見桂山書法古厚宐乎賞契之深也書此以復桂山更望盡搨十二石之文以示我

隋唐閒葬期之速見於銘志者若張景略二十日而窆李文夫人劉氏十六日而窆已爲渴葬今蕭公之窆距薨財七日殆又甚焉禮報葬者報虞孔穎達謂貧者或因事故死而卽葬蕭公豈貧者與抑以府僚

居於王所不得久停官下與

記事續豪卷六

三

跋岳忠武王墨蹟卷

鄂忠武王之見忌於賊檜也非獨以敗和議以王嘗密疏高宗請建儲也王孫鄴侯跋朱文公儲議帖言之詳矣當宋室危難而思陵無嗣育婁陟明草野之言雖用而不終檜方恣肆挾強虜以脅其君恫喝中國惟吾所爲一旦事變倏起國本未有定蹈隙假威樹不軌之計其勢位其詐力其黨羽其積威之所制是豈張邦昌劉豫之徒所能跂望萬一者哉得金人一言以令於國爲齊爲楚孰得而禦之夫且深根固蒂不能驟亡也而王則早已窺其隱而折其謀夫以王之忠孝仁勇軍麾所指中原豪傑雲集響應奔轅恐後觀於朱仙鎮班師之日舊京父老抱王之馬足涕泣請畱召良工寫王之貌家家尸祝今杭州瘞象請之汴中而肖焉猶當時傳本也人心之愛戴於王如此假令度河而北千里直指威若雷霆澤如時雨宋之遺黎獻必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醜虜望風褫魄角搶題注倒戈之不暇豈敢逆我顏行故疆盡復席卷燕雲決然而無疑也如此則和議敗和議敗檜亦終能要君而固寵亦非有不安其位之過

慮然而趙宋之鼎泰山四維操莽之姦無所得施此檜  
所以蕩然切齒獮噬於王也疏上於紹興十年之夏在  
北討將發時也此後遂解兵柄以及於甌嗚呼王居閭  
外之任不得陪奉中朝詢議惓惓社稷首建大謀遂啟  
孝宗而未路之酷曾不能望孱主之一悟以保其軀悲  
夫悲夫是卷爲王手書謝元暉慙使下都夜發新林至  
京邑詩剛健流麗正合鄴侯所言先王筆法源於蘇者  
雪樵先生藏之有年今自京師寄於開封郡守鄒君鍾  
泉屬致之湯陰王廟中庶世守不散失鍾泉具記其顛  
未因以捧示儀吉幸生鄴侯鄉里郡之金陀坊卽侯顛  
天辨誣箸書地也又數謁王之詞墓攷王之遺事知元  
人修史固多漏略敬覽遺翰爰識數語於末以質於王  
之賢後人爲何如也

跋吳貞肅公書

右吳貞肅公與祝開美書一通其一有妖夢是踐語卽明史本傳所載未第前夢隱士誦文信國零丁洋詩者也隱士爲戡山先生通籍後始相識其後果同殉國難予每覽左史以來紀夢幻事未敢深信今觀吳公手迹知史言爲不誣周官六寤大抵天人之感亦關于其人之志氣得之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而文王夢帝與齡且以與其子而天且弗違焉是豈常人之情所可訢合者而方望谿氏斤斤然以事不經見輒指爲莽畝增竄亦過矣然近人紀事好言夢如謂史忠正母夢信國而生

高宗聖製中已正其誤予偶見于忠肅年譜乃謂于父奉事信國至嚴敬一夕夢信國自言願爲其子以報使于父果有是夢邪亦可謂荒忽誕妄之尤等諸噩夢可也將贈送之不暇而可宣之齒頰邪予以是知輪迴之說之大有害於名教而君子之爲學必夜攷之夢寐以自驗其心之誠僞者誠有所不容已也已酉春日

跋周櫟園侍郎自書獄中詩冊

右爲周櫟園先生在 詔獄中所書北雪詩摘句以貽  
其友吳君冠五者也先生順治丁亥由揚州兵備遷閩  
臬擢藩甲午 內召副憲時鄭芝龍猶爲南安伯奉朝  
請其子成功據廈門日以乞降緩我師先生發其好請  
停招撫議一意進勦尋有

旨執芝龍繫獄先生遷戶部侍郎鄭氏大恨以重賂謀  
報公聞有二帥有怨於先生媒孽大府飛章入告丙申  
赴閩聽勘會鄭賊圍福州急撫部宦公永貴出先生從

記事續彙卷六

三五

犴中任以城守先生部勒平時所善諸文士指揮杆禦  
賊夜乘雨潛起肉薄西南隅士民踴躍爭赴先生手大  
斲殪其酋三人賊始解圍去其後

聖祖詔諭吏部謂亮工在閩守城獨當射鳥樓一面者  
也時獄猶未解某按察先於先生未至時據佐證定讞  
附重論至是驗問皆無有卽佐證數十人亦皆噉號訟  
寃後按察程公之璿平反以上撫部不敢任請 廷質

竝劾推官田緝馨等五人送京師已而法司論罪如前  
讞會有風異 詔省刑改戍甯古塔尋遇大赦得歸而

芝龍亦伏誅。先生起補僉事分巡青州海防。再遷江南督糧。又爲漕督。劾聽勘事。白乃歸金陵也。冠五名宗信。姜西溟志先生墓。謂素與黃山吳生善。吳從公獄中。久兩人對臥薄板上。聯句者。卽冠五也。此冊先生自跋。謂冤臣旦夕卽齒劍死。後題己亥長至前三日。蓋獄事方急。猶未及減論東戍也。而從容鎮定如此。洵乎人情所難。其後跋語數十家。多在獄解以後。稱道冠五友誼之隆備矣。方君青盛跋。謂司農在江南復蒙吏議。冠五攢眉灼艾。兩年如一日。證以先生壬子送冠五北上詩序。

記事續彙卷六

三

云冠五與予無周星之別。詩云。經年迷霧裏。我友指朝昏。時在江南獄解以後。情事適合。先生屢踏奇禍。冠五終不去。先生卽前史獨行傳中。良不多見。固交友之至盛。亦遭遇之極窮矣。先生賴古堂集二十四卷。後人所刻。別有詩集。單行本四卷。則冠五手定者。予皆有之。北雪者。聞無雪丙申赴閩之歲。雪三尺。先生以其事之異也。顏其詩曰南雪。戊戌以後京師作。因顏以北雪。云子苾廉訪喜蒐羅。前人翰墨零編殘。帙燹護不置。以其多有關於文獻也。予獲假觀。略攷先生傳誌事迹書之冊。

尾冠五從先生唱和九月十九日有句云花寒今十日  
酒冷古重陽亦雋句也道光己酉五月五日書

記事續彙卷六

七



前宋古重陽亦雋句也道光己酉五月五日書

尾冠五從先生唱和九月十九日有句云花寒今十日  
酒冷古重陽亦雋句也道光己酉五月五日書

書洪北江先生上成親王書彙後

先生上書之年儀吉侍母歸里世父戶部公一日書小紙以報曰洪丈成矣則以儀吉少而知敬慕先生故也明年在閩聞有

旨釋回其後先生嘗游餘杭黃回山中飲於陳氏題其樓曰對山問月陳氏余妻家也知晚未及挈舟往見至今以爲恨後官京師得恭讀

仁宗聖製導言納諫諭仰誦

聖德所以感激臣下者不自知涕泗之交頤也上海曹

記事續彙卷六

三

評事江爲言

赦下之日江時在朱文正公第聞之次日朱公入見

上手先生書示公公蹠捧以觀則見

御筆署其首四字曰座右良箴公頓首泣而曰臣所鬱

結於中久而不敢言者至今日而

皇上乃自行之臣負

皇上多矣尙何言伏地久之始起蓋先生上書不獨成邸也其一卽上之朱公其一上之長沙劉相國三書一同而成王獨以入告及先王下獄部擬從重朝士多有

傳錄其稟者歲久悉藏去余求之弗得曹君亦言故有  
寫本失之矣乃今始得借觀於幼懷蓋已四五十年往  
來胷中恐自此老死終不獲見者一旦快然申卷伏讀  
盡其辭意幸何如已因得見先生之上輔

君德下凜民晷指陳時政侃侃然無所回撓宜有以承  
先帝非常之褒重而愈以仰

聖人之聽受直言無所不容至此也至其論劾諸大僚  
議者多以為過毀今事後觀之如某某輩攷其始末先  
生之言豈有過哉無錫秦侍郎謂先生與故都御史諸  
城竇公同直書房不相能也及上書而詆及竇公今攷  
書中無其語幼懷言吾父自督學貴州還

朝始直書房在嘉慶初竇公去位久矣亦未同時也然  
則侍郎所記誤矣翰林為侍從近臣論思獻納亦其職  
爾以余所聞在順治朝有若濟東唐檢討豹巖屢上書  
言事其後熊孝感以侍讀上萬言書

聖祖嘉覽遂見柄用自是進言者愈眾久而有竇應鄒  
給事之獄連及翰林言事者大臣以為宜箸禁令然言  
者猶不絕雍正朝譔進經史講義則翰林與科道且同

被

命焉近則吾鄉杭編修堇浦乾隆間上疏論時事謂用兵斂財及

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行其流弊皆及於百姓秀水汪太守霖前以中書充

高宗實錄校對官嘗一見其疏凡十事云其言至驚激部議亦當重辟

上令罷歸田里而已不之罪也堇浦先生無子以族子爲嗣三世皆一人遺聞蕭落卽其疏語汪君外殆無有

記事續彙卷六

三

能舉其槩者矣洪先生諸子皆能文著書上氣節不墜其先此稟及前應

御試征邪教疏皆當時孟慈手寫而幼懷寶藏者子旣得錄副感慨欣躍敬書其後而歸之時道光甲辰冬仲也

太常公與石山沈先生書墨蹟跋

右札爲先太常公與石山沈親家先生者先生名謚字靖夫嘉靖己丑進士石山其自號後爲石雲以名其集也官行人遷給事中以言事出爲山東僉事聞母賀疾乞歸家居十年母服除補江西屯田僉事尋上計便道省父抵家遽卒札云脫織縞而卽吉又有禫麻諸語當在先生母喪大祥時矣先生之子啟原官陝西按察副使者焦氏竝爲行狀有云丁未以後五七年閒佐石雲公治大母喪則是札在己酉以後先公以言事謫歸在

記事續彙卷六

三十一

己亥時家居亦十年所矣先是戊申之臘先生訪先公於秦谿公又有過沈石山文湖不遇之詩竝見公集中副使娶於錢公從弟儀制郎硤東先生女也副使之子修撰自邠我之所自出札云斯文契厚又在婣亞者以此文湖者沈先生築書院於郡治之北聞家湖之上名之文湖以祀陽明者也先生未及見陽明而私淑焉嘗從王龍谿錢緒山唐一庵問陽明之學而公則早歲從甘泉湛先生講學晚亦過文湖書院拜陽明之像時與龍谿諸賢研究異同又所謂斯文契厚者也湛氏之學

曰體認天理王氏之學曰致良知宗旨略相類而公之於師門篤學力行兢兢懼未流之失當是時道學壇坫日重附麗爲名聲者亦多有公之講學謝事杜門教督子孫進鄉里後生勉以正學亦曰仁義而已矣不事表襮不尚口耳集中與緒山言靜緒山謂仁體原靜坐中來公引程子動亦定靜亦定之言謂如此方見得仁體仁體合動靜而俱定者也與一庵言承當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己真承當也龍谿述陽明之言常教人以游公謂持此乾乾之衷朝夕庭除何異周流湖海龍谿緒山與萬鹿園聚講於杭州招公與俱公書謝不赴自言爲一室之游寂寞枯槁大鵬自九萬鷦鷯自一枝也蓋公之間修默證深造自得者固有在矣此札後云緬想主賓禮法之契鐙火詩書之談文湖之上秋空天浩高明之樓雲飛鳥翔坐收其勝心納其元夫以元言勝賞方且爲企羨之詞而必先之以詩書禮法豈非先公爲學宗旨體道之所在雖造次問訊聞亦將以已所得力者期與諸賢共得之乎嘉靖去今三百年矣我考求公遺墨三十年僅得此後又得與蕭先生書一紙以奉從

父少宗伯公少宗伯公爲之跋舉大雅永言孝思之辭  
俾錢之後人思公之仕何如思公之學何如儀吉至愚  
昧日誦公遺語往復窺尋恍然有啟於心若可以證明  
此學者敬書之以質我宗人道光十有九年夏五月大  
梁書院果行堂識



記事續彙卷六

三

